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五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紀

既夕記言疾病男女改服喪服小記亦云養尊者必易服蓋疾與養者皆齊齊則變服故疾者徹褻衣加新衣而養者之男女亦必改服鄭注以改服爲賓客來問病非也且疾者云加新衣男女云改服亦但易舊爲新而已鄭注謂疾與養者皆朝服亦泥論語言疾君視之加朝服拖紳是朝服因君視而加非君視固不必加也若檀弓所云親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謂羔裘元冠是吉服親始死時

身或服此此卽當易之不待於成服若燕服之深衣不必易也乃孔穎達疏喪大記男女改服引此云易羔裘元冠卽朝服也意謂記所言改服卽服此羔裘元冠之朝服則斯時何時心爲何心反取朝服而衣之不狂且悖哉

問喪言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上衽深衣之裳前是始死之時固服深衣也而戴德喪服變除云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則又既襲之後始服深衣而始死之雞斯徒跣者至此又有冠有屨陳用之據檀弓所云羔

襲元冠易之而已是始死之時有易冠無去冠而士喪禮所載自始死至襲亦並不著變服之節則始死之時但於未襲元冠之朝服易之其他悉仍養疾時所服無所變改惟徒跣扱衽以便於擗踊而已戴德所云先不冠屨後反冠屨固乖於禮卽以問喪之雞斯爲笄纚亦未見其必然蓋孝子是時猶望其親之生則亦未敢遽變其飾故衣冠悉仍養疾時所服而屬纊氣絶悲哀自動與嬰兒之失乳者同陳氏謂雞斯云者哭聲然也此說得之蓋卽既夕記及喪大記所云始死主人啼者雞號曰啼故人啼亦曰雞斯斯卽嘶字之省謂聲破也至小斂後括髮以麻而襲帶

絰乃爲去飾是以檀弓載叔孫武叔既小斂尸出戶方投其冠括髮子游譏之謂括髮當在未出戶之前非謂其未括髮之先不宜有冠也若始死而即笄纚小斂之時又安得有冠而投之哉

始死而復所以招魂復魄也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君通天子諸侯而言小寢大寢即周官隸僕職所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也小祖即周官祭僕職所云大喪復於小廟也大祖四郊即周官夏采職所云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也庫門之復不宜天子之禮反殺於諸侯竊意此四郊不必存城郭

之外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也葢卽其宮之外門外四向
復之諸侯外門庫門天子臯門記以四郊屬庫門言則天
子之禮其卽夏采復於臯門外之地故畧之與君小寢大
寢孔氏正義以廟後之寢當之考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
前東榮中屋北面卽適寢之屋士卑故不及廟天子諸侯
尊兼復於廟然所居之處不宜不復凡君所居正寢爲路
寢路大也卽是大寢燕寢爲小寢由寢之廟由廟之門外
四郊遠近之序如此如疏之說是先及廟後之寢而後及
廟亦非次也

天子備官故復者有夏采祭僕隸僕諸職諸侯不必備故

喪大記但云小臣復而已然雜記言復西上注謂各如其命數蓋以士一命士喪復者一人故知以命數爲多寡若其稱謂則喪大記云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禮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而曲禮獨云天子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天子言天子諸侯言字並不稱名孔穎達謂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復諸侯不可云諸侯復故且以字然於大小記不合因謂殷質臣得名君周文故不名二記所說是殷禮然本篇俱是周禮矣獨於此一節雜及於殷注疏所

云固爲臆說陸農師謂天子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辭則禮並未著有復而告人之文似亦附會之說竊案曲禮本文之下言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三王之世初無帝名故崔靈恩謂是作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則此所云天子復亦作記者損益舊儀作爲此稱觀書中所述天官六太及五官致貢之類皆不與周制合知非周禮之舊而大小記正是周禮不得反目之爲殷也

士喪禮復者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三降衣於前賈疏謂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是也葢行禮多以三爲節啓

殯陰厭祝皆聲三正與此類孔頴達疏喪大記北面三號乃云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未免近於穿鑿

喪大記言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云以衣尸二義相反鄭注云不以衣尸者不以襲也浴而去之陳用之則謂當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上句不字衍文今按喪大記所言是國君之禮與士禮不同士止一人復故即以其衣衣尸國君則復有數人所復之地亦非一所若必一一衣尸則屢動其尸非所以安之故不以衣尸直與士禮異謂不以襲者誤謂為衍文者更非

喪大記言復禮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而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此所言館不別公私故下文復釋之曰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然諸侯爲國賓未必舍於卿大夫之家則皆當爲公館故此及曾子問并以爲君使者言之是諸侯之卒於館皆復如於其國矣若於道則喪大記所謂在野者如魯桓公卒於車中之類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復之以其魂在車而不在屋也鄭注誤以道爲道上廬宿孔疏遂謂不於道上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夫廬宿卽道上之館此其復否當別公私若以爲供待衆賓則正是公館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明是公所爲以待賓客者而謂不得於此復之不顯與經背乎至其復之用綏鄭注謂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孔疏云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緌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

郊是也今案乘車建綏此在國而死之常禮不得以爲在路死者之證且彼爲旌旗之綏故謂之建此言以而不言建則詎必泥於旌旗況旌旗之旒各依命數復者旣欲其魂之望而能識反去其旒不惟於禮無據亦非所以爲復之意蓋此之道卒者卒於車中以其魂止在車故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其復之物亦即以車中所執之綏言以而不言建其爲車綏非旌旗之綏審矣

檀弓云父兄命赴者鄭注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此據士喪禮所云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明是主人親命不由父兄與記不同故以爲

大夫士尊卑異禮今案儀禮言赴於君尊君故主人親命若其他親族僚友之赴主人於毒痛昏迷之頃豈必一皆親命則以父兄代之檀弓所說指凡赴者言士喪禮專指赴君義各有在何必以爵等差之且士喪言赴但及於君而親族僚友必無不赴之理經不見者以其非主人所親命故畧之耳敖氏遂謂古士大夫赴告之禮惟及於君則亦膠柱之說觀雜記云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

大夫曰某死赴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則是大夫士之喪其赴告且及於異國之僚友經所未備記並詳之安得謂一赴於君而遂已哉

檀弓曰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作起也爲也言此六事一時並行也孔穎達以帷堂在小斂時非來本經上文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朋其在小斂以前但二子言所以帷堂之故一主死者之事一主生者之事先儒並是曾子而非仲梁今考經意未嘗有所可否是二義本兼有之

若專爲尸未設飾之故則旣襲之後卽可徹之矣必俟至厥明卒斂後乎

鄭康成注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孔疏以襲斂當之今案小斂在死之明日不得與復楔齒綴足飯等事並作蓋始死之時去死衣憮用斂衾尸方裸體浴而後設明衣裳飯含而後襲於是設冒橐之是謂設飾皆以死之本日爲之故云並作崑山徐氏又泥於禮言周人斂用日出謂襲亦用日出以次日之日出爲之則不特士喪禮明載襲事於厥明之前決爲死之本日無疑且令死者裸尸於牀以俟日出亦必無之理

周官凌人大喪共夷盤冰大學言伐冰之家謂卿大夫明士無之故喪大記云士併瓦盤無冰鄭注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冰耳蓋士死而襲明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禮殺事速故可不用若加賜則亦有之故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若公卿大夫用冰之節喪大記但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鄭注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所云既襲既小斂者以襲在室中小斂後則俠於堂明此兩處皆於牀下造冰孔疏誤會注意乃云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

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在襲斂之前果爾則天子諸侯之喪設當暑月必三日然後設冰尸且變矣况士之有冰者儀禮明於陳襲事之後未浴之前言用夷槃則固在死之本日未至厥明而以爲明日其謬尤顯然可見也

禮士死於適室則浴亦即在適室耳而檀弓云曾子之喪浴於爨室鄭注謂曾子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孔疏云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没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爲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而王介甫則謂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

子無遺言鄭何由知其然陳氏集說亦謂使果曾子之命為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以俟知者今案士喪禮載浴事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為垼於西牆下東鄉垼用塊管人汲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管人受潘煑於垼用重鬲外御受沐入然後乃浴棄渜濯於坎意當時曾子心存謙儉所有沐浴之具皆出於爨室不必備甸人管人之職廢掘坎為垼之文故記者特識焉浴於爨室指浴具而言非指尸夫尸在正寢豈有遷於爨室以就浴者是解者之惑也

士喪禮外御受沐入沐卽管人所煮之潘以沐髮者而不見受浴水之文或疑浴尸同用管人所煮之潘非也案喪大記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是浴止用水諸侯如此士可知矣經不言者文未具也若沐之爲潘據士喪禮用稻而喪大記云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與彼不同鄭注謂士沐粱者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今案大記所言是諸侯禮則士不應屬於天子玉藻云沐稷而靧粱孔疏以大夫當之亦據此經謂人君靧沐皆粱生時之沐死亦同之以粱稷相推士當用稻其作

粱者當屬字誤若鄭謂天子用黍經無正文孔疏據公食大夫禮黍稷正饌稻粱爲加是黍味美而貴故疑天子用之然考周官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渳謂浴尸以秬鬯之酒築鬻和之使其香美疑其沐亦即以此與

周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又玉府大喪共含玉而雜記言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與周官之用玉者異故鄭注謂是夏時之禮然士喪禮貝三實於笄此士三之證正是周禮且雜記又云含者執璧將命則此記所陳未

皆謂用貝而不用玉也意貝爲寶貨之通名或珠或玉皆是不必定爲水物也

死之有飯含者檀弓謂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蓋虛其口是死其親以食道又褻之也其禮士喪載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惟盈是主人親執其事故上經云布巾環幅不鑿鄭注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又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孔疏大夫以上貴故使賓含恐尸爲賓所憎故設

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之故不鑿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憎穢其親矣故爲失禮也然考大夫以上使賓含之禮經無明文惟雜記有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而檀弓載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又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又春秋成風之襚王使榮叔歸含意者諸侯之喪天子使人含之大夫之喪諸侯使人含之當時諸侯相誇大徐君以王禮自居使容居含邾君而曹伯之卒諸侯請含亦以君禮自處以臣禮

處曹而曹使之襲反受其辱猶魯襄朝楚値康王卒楚人自君王禮必使魯襲而魯令巫先拂柩如君臨臣喪者然二事正是一類故記者連著之然則公羊賈之鑿巾以飯不特憎穢其親亦且卑親而尊已悖妄甚矣

士喪禮襲衣三稱爵弁服一皮弁服一褖衣一雜記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元冕一褒衣一則有九稱又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注疏以爲此大夫襲衣之數是有五稱因以其數差之則諸侯當七天子當十有二其大斂之衣士喪禮載凡三十稱喪大記言君百稱

大夫五十稱孔頴達謂以襲禮差之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言之然大夫五十稱不以命數爲稱數士有三等皆三十稱亦非依其命數奚必謂上公九十侯伯七十乎若小斂之衣士喪禮云凡十有九稱喪大記於君大夫亦皆十九稱鄭注衣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孔疏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旣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賈疏士喪禮同然則天子小斂之衣亦十有九稱矣

生人著衣自裏及外以次遞加死者不能故先取所用之衣數重相加臨時一著而已則謂之襲襲者因重之義謂

衣與衣相重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禒衣次是時尸尚未含商祝先取其所爲爵弁服皮弁服禒衣者以次相重以待用亦云襲者謂衣與衣相襲也注以布衣牀上釋之誤也下文云乃襲三稱卽此商祝已重者著於尸身言襲三稱者謂一著而三稱連非謂一稱一著亦非若斂之遷尸於衣上注以爲不言設牀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居當牖無大異者亦非盎尸之襲衣當與設明衣裳同但明衣裳止一重故言設此衣三重故曰襲其設牀遷尸經本無文惟喪大記云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牀又一牀則意既襲之後舉尸而遷於他牀使其所著平正妥帖以此爲詳慎

之節與
襲禮先設掩瑱次設幎目乃屨乃襲繼設韐帶搢笏設決
設握然後設冒櫜之其次序如此冒制經云緇質長與手
齊赬殺掩足鄭注謂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
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畚既設冒則尸形
遂不復見故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
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乃溫公書儀朱子家
禮於襲並無設冒之事因於小斂言未掩其面孝子猶俟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大斂始掩其首非古禮也
士喪禮商祝掩瑱設幎目鄭注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

乃還結項疏云經先言掩後言瑱與幎目鄭知後結項者以其掩有四腳後二腳先結頤下無所妨故先結之待設瑱施幎目乃結項後也然如此則事有先後經當別白言之不得以掩瑱連文然後始言設幎目敖氏謂掩瑱皆謂設其物也設掩者既結頤下即還結項中掩其前後而兩旁猶開故可以瑱幎目當面設之加於掩之上交結於後既設此則掩旁亦固斯說視注疏爲長

襲衣著於尸身既襲設冒橐之遂不復著但用以斂尸斂爲收藏之義舉尸於衣上屈而掩之以方正平實爲貴故經言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大斂之衣君襚不倒明小斂散

衣可倒大斂即祭服亦可倒倒者領倒向足使之方正平實也其斂之之法經於小斂云美者在中大斂云美者在外蓋斂衣半在尸下爲藉半在尸上爲覆以祭服襯褖衣祭服爲美以君襚襯祭服則君襚又美而每服又各有數稱小斂之藉以褖衣爲最下其覆以祭服爲最下各以次而上屈而掩之則在中皆其美者大斂之藉最下用君襚次以祭服次以褖衣其覆則最下用褖衣其次祭服君襚在上是爲美者在外然大斂小斂之衣商祝云布而不云襲則是每稱列之而下云士舉遷尸夲斂明是以尸就衣爲斂益知注疏以襲爲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謬矣

以衣被贈死者曰禭少儀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是臣於君喪明有致禭之禮而喪大記乃曰君無禭者注謂不以陳不以斂疏云國君陳衣乃斂悉宜用已衣不得陳他人禭送者此說是也熊安生誤以君無禭連下大夫士爲句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禭大夫士雖有君禭不陳不以斂故云無禭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禭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禭祭服不倒然如其說當云君禭不用不得言君無禭且據士喪禮是始死未襲以前君即使人禭而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禭大夫士乎

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鄭注

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
贊正君服位者甍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
人遷尸而應氏子容則謂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左右則
卜人師扶右乃其切近之職所當然似不必改今案周官
太卜卜師卜人諸職皆不與王之喪事惟喪事有卜宅卜
日則龜人奉龜以往太卜有命龜之文夏官旣明著射人
與僕人遷尸則當以注所言卜爲聲誤者是如應氏說宜
並用卜筮巫史奚獨卜人且及射人又何義耶但注疏於
二師字之義未有所釋故唐以前別本有無師字者陸氏
釋文云師長也謂太僕也或無師字者非然據陸氏師字

専言太僕是又當時定本止僕人之下有師字而射人之下無之蓋太僕之屬有祭僕御僕隸僕諸職通稱僕人而太僕爲之長射人之長卽稱射人不憂無別故於僕人下特加師字覩陸氏又謂前儒讀卜爲如字謂卜人及醫師是亦師連卜人之證若二句並有師字則兩醫師不可解也然則二句並有師字者乃宋後本誤方氏性夫因訓師爲衆以扶君遷尸非二人所能二官之屬並有上下之士故以師言然考士喪禮士舉遷尸用二人其奉尸於堂則以男女男女卽主人主婦子姓等皆助其事不必用衆士亦不必止於二士今太僕射人之職各爲下大夫二人意

其優君得有四人而其助之奉者亦當有男女之屬豈必皆二官之衆哉

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鄭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吳草廬辨之以爲大胥非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爲下大夫喪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涖其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此說爲是

葢士喪禮之大小斂商祝止布絞衾衣服而已不執斂事則君大夫亦不必大祝喪祝親之周官言大祝贊斂喪祝掌斂非身執役之謂也但本記言士之喪士是斂考士喪禮小斂既陳之後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商祝布衾服士舉遷尸反位卒斂徹帷大斂如之遷尸者謂遷於商祝所布斂衣之上反位者反於西階下東面之位然後乃言卒斂則斂非士可知且記言凡斂者六人凡者通貴賤之辭遷尸之士亦止二人是斂之士固不得以爲卽遷尸之士矣孔疏大記謂是朋友來助者此據本記下文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之文謂平生曾與

共執事今與喪所助斂故屬朋友而言然士之朋友其爵亦大抵皆大夫士也豈宜親執斂役者竊意執斂之士與舉尸之士相等皆士之私臣爲之非大夫士之士言與其執事則斂其卽前之復者何人管人之流與

始死卽設奠以依神其饌以脯醢醴酒其器以吉無巾柶其位卽牀在尸東當腢至明日小斂辟之不出室旣設小斂之奠然後去之檀弓引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言其饌卽以生時所庋食物爲之不必改新耆是時孝子於親尚以生事之且亦急遽無暇特設新饌故旣夕記言若醴若酒謂惟取其便不定何物敖氏以酒醴分二觶非

也閣為庋物之名雖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士無閣而有坫然散文亦通稱閣陸農師謂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亦臆揆也但既夕記先言設牀第後言卽牀而奠則喪大記所謂襲牀者業已先設此奠在地故惟小斂在地則須辟之以斂襲在牀不用辟鄭注乃云將襲辟奠因名此奠為襲奠疏家遂謂襲時辟之襲訖反之於尸東亦不出室如此則記何得止云小斂辟奠不出室乎經止云始死之奠注既杜撰襲奠之名記止云小斂辟奠注復杜撰將襲辟奠一節皆禮所本無也

小斂之奠始用素俎大斂奠更用毼豆無縢之籩小斂之

奠一鼎大斂奠三鼎小斂奠於堂上尸東無席大斂奠於
室中當奥有席葢哀素之心以漸而深而始事之以生者
繼遂漸事之如神矣故檀弓言小斂之奠子游曰自東方
曾子曰自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自西方魯禮之末失
也葢魯禮誤以小斂之奠同於大斂耳然小斂之時辟始
死之奠記言不出室而不著其徹於何時注謂畢事而去
之則是卒斂徹之疏謂奉尸俠於堂乃去之敖氏謂旣設
小斂奠乃去之案奠之設以依神則必新奠設而後舊奠
可去敖說爲是其小斂之奠將大斂徹之經云降自西階
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其爲堂下明矣敖氏乃云

設於西堂執豆俎者既設而東上俟設醴酒者畢而從之降自側階則經文明言降自西階安得有設於西堂之上既設而降自側階之文豈敖氏所據之本無降自西階語抑有之而降自西階者復由側階升設之耶

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考之周禮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而士喪禮既小斂後亦云乃代哭不以官是則始死未殯之前以人代哭三禮同之其爲聖人所定之制無疑先儒謂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

不絶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以親疏爲之然哀至則哭
奚必其無停聲且使人代之亦近於僞故南史載王秀之
遺命云世人以僕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
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而呂坤姚翼之徒亦共訶
其不情欲去此一節惟望溪方氏謂此所以衆著於親上
死長之義而不敢懟且以使主人哀情時觸而不敢忘是
禮之所謂有以故興物者斯說得之然其義實不止此蓋
未殯之前未有廬次而自始死至殯凡經三晝三夜主人
固無就寢之理卽衆主人父兄子姓亦並無一人睡者不
惟爲守尸柩亦以其未有所止息之次也故宵而爲燎於

中庭而使之哭不絕聲乃所以警覺之俾不至倦怠而或有假寐其不停聲藉以悟生人非欲死者之聞之也然使衆人皆哭則又恐其難繼故又爲之更代以紓其力而孝子亦得以時感觸不輟其哀士殯期近故不以官大夫以上殯期遠故以官而人君之喪又縣壺以分日夜竊謂先王之禮果教僞乎

禮言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其襲斂之日無文先儒並謂天子諸侯之喪以來日數七日殯者實八日五日殯者實六日其襲皆在死之明日其大斂皆在殯日惟諸侯三日小斂天子五日小斂爲異今案天子諸侯之禮固

不與大夫士同而大畧不甚相遠據喪大記言始死遷尸
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君大夫士一也既去死衣則沐浴
含襲之事必繼爲之斷無裸尸於牀以待明日之襲者且
據喪大記小斂之衣十九稱君與大夫士不殊大夫士即
日可備君又奚必遲之三日五日乎若大斂則雖天子諸
侯亦必以三日爲斷據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
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
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
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
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

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此雖不指天子諸侯言然三日不生固亦天子諸侯所同觀其云三日而后斂不云三日而后殯是亦非專言大夫士者況喪大記云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與大夫士同其不食斷以三日者正以三日而斂孝子望生之心亦益衰之故苟未斂而尙俟尸於堂其遽食乎然則死而襲明日小斂三日大斂君與大夫士當無弗同所異者大夫士大斂畢卽殯君之殯在五日不卽在大斂之日耳所以然者大夫士之殯在寢於西階上掘坎爲肂置棺於中旣斂卽當舉尸入棺天子諸侯之殯在廟其殯之所爲屋而蔽塗天子更設椁焉

其事固非三日所能辦故其棺以輴載之大斂之後亦即舉尸入棺暫停於寢至五日七日而即以輴御至所爲之屋連輴入焉是以晉文公之喪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曲沃者先公之廟所在而以柩行則是尸以斂後入柩載柩如殯而顧命言康王受册之後諸侯出廟門俟廟門祖廟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就廟而陳設以象生時所有且左傳於定姒之薨言不殯於廟匠慶謂之不成小君之喪足見君喪必殯於廟既殯於廟則豈得如士禮之下棺於殔舉尸就之哉況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二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見於檀弓而喪大記言君

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是有三重此必不能若襲斂之衣可以一時並用數稱則其自裏及外必以次序遞加葢三日大斂入革棺明日入杝棺又明日入屬棺又明日入大棺屬棺大棺即所謂杍棺二者屬在內大棺在外又明日而殯故以七日諸侯則三日大斂而入椑明日入屬又明日入大棺其入大棺即是入殯故以五日何者天子之殯以椁則椁先在塗屋之中故入大棺之明日方殯諸侯無椁即以大棺先入於塗屋故入屬棺之明日移入大棺即爲殯也大夫雖有二重之棺然其殯在寢掘肂而已以大棺先入於肂卒斂之後舉尸入屬再舉入肂無不可者倘如先儒之說則諸侯

五日而殯中間二日無事天子七日而殯中間無事者且及四日果何所爲而然耶

檀弓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此言人君體尊備物之事歲一漆之者欲其堅也藏焉者藏之以待用也孔疏訓藏謂藏物於中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然所藏何物經典無文棺不欲虛亦何取據明爲杜撰之說原其所以爲此者以鄭注有虛之不合之語以合是善虛之不善故必有物然據釋文言合本又作合孔疏亦謂注本有作不合者言虛空之不以蓋合其上是注本明白傳寫者誤合爲合遂生曲解耳若陸農師又言歲一出漆若將有用示

使其君不敢有恃以情則尤爲謬妄夫建鞀設鐸以警戒
其君者有之以漆棺示用爲戒豈臣子所以事君者哉
喪大記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鄭注綠當爲角聲
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孔疏云知綠當爲角者上文
綠爲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今案如注疏說則經但當
言實於角不得言角中且士之棺亦有四隅又奚爲不實
而必埋之耶此經繼上文之下則綠即上文之綠據上文
云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
士不綠言士不綠故士之鬊爪必別埋之而君大夫實鬊
爪於綠中者必是此綠非角可知且必是朱元絶句綠字

屬下句爲讀何則上文方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明君之棺有三重上下大夫皆再重士不重重故有裏棺之制士不重亦不綠則綠與裏棺相對有重而後有綠則綠是因重爲義蓋君之裏棺用朱其綠用雜金鐕大夫之裏棺用元其綠用牛骨鐕士無裏棺故不綠綠之象義雖不得詳然必其爲兩棺相重其間夾縫之名是以君大夫之鬊爪得實其中也裏棺用朱元言其色綠用雜金鐕與牛骨鐕言其物棺得有異色者蓋以漆爲之鐕說文云可以綴著物者鄭注亦曰所以琢著裏疏謂釘也意爾

棺相重夾縫之處以釘綴著使相附屬故裹棺謂之屬其鐕用金用骨以差尊卑疏既誤以朱綠爲句又以朱綠皆緇朱貼四方綠貼四角復據別本綠字作琢謂鐕琢朱繪貼著於棺一綠字之義而忽爲繪旋爲琢何游移罔據若此臨川吳氏知以朱元句絶而改綠爲琢亦是琢繪著棺然士何以不琢究莫能明其故且實鬊爪者又何物乎

掘坎埋棺謂之殯其坎謂之肂夏后氏在阼階上殷人在兩楹閒周人在西階上故大斂畢掘之棺先入其中乃遷尸於棺加蓋於上而塗之蓋體死者幽藏之意亦所以爲火備也其尊卑之制則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

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檀弓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又云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葢天子諸侯之殯不掘坎爲屋於祖廟之西階上其升棺用輴不若大夫士之輁軸天子畫龍爲飾故曰龍輴諸侯不畫既以此輴升棺即載棺以殯不若大夫士之輁軸止以升棺旋脫之也殯所以用輴載棺者葢由路寢適廟藉之以行既殯仍不脫之者亦所以爲備有故則易遷也然棺載於輴慮其重而難行則爲榆沈以滑之榆沈舊說謂

以水澆榆白皮之汁以播地沈亦作瀋汁也既爲榆沈則必設灑此榆沈之人其人謂之撥言以手撥散榆沈於道以滑輴曾之三家大夫殯不用輴則無用榆沈何爲設撥故譏其竊禮之不中也天子諸侯既皆以輴載棺而天子禮優殯亦用椁其椁上有覆謂之幬刺斧文爲之所猶葬者既窆而加見焉諸侯以下葬始用椁殯則無之然諸侯雖不用椁而亦設幬幬之制無文據周官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注張帟柩上以承塵帟者小幕之名當卽記所謂幬者天子三重殯內一而殯外二諸侯再重殯內一重殯外一重殯內卽西階上之屋

中柩上殯外則屋上張之皆所以為覆也孤卿大夫不畫則殯內無幬止設殯外士無帟但於殯外設帷故曰大夫殯以幬士帷之然則斧即幬而幬即帟矣天子諸侯為屋以殯則必有茨塈之事謂之菆塗菆蒲楊之屬可為矢者左傳宣十二年欒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注菆矢之善者又知莊子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注菆好箭又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蒲楊柳可以為箭士喪記所云御以蒲菆亦即此物蓋澤虞所供以為喪事之用者四圍編列而塗之關其上以待柩入柩既入而後欑至其上乃畢塗焉欑蓋以木上覆之名

大夫士掘肂而殯不爲屋則不用菆塗然大夫卑於君而尊於士則下棺於肂尸既入後亦用攢木以覆而四圍不爲菆塗但斜倚其木一頭靠於西序一頭就地故塗不暨於棺暨及也塗在欑之外也士則并無欑木以覆蓋棺之後卽反土於棺上塗之故曰士殯見衽塗上見衽卽士喪禮所謂掘肂見衽者言其肂之淺深以見棺衽爲度衽棺上合縫之木鄭康成云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故名爲衽而塗其上者亦以此爲度衽之下卽地中之坎不必塗矣汪琬以菆卽是攢謂天子用木題湊象椁之形諸侯不題湊象椁大夫欑其三面士亦以木覆棺又

以幬爲覆謂以椁覆棺而塗之又謂帷之自士達天子皆然又謂設撥即是設紼彼此淆惑夫菆字从草欑字从木豈得混而爲一若欑即是菆則大夫亦用欑經何以菆塗爲天子之禮乎經明言天子以椁安得但以木之題湊象椁當之且諸侯不題湊象椁則所謂菆與欑者又是何義若幬是以椁覆棺則經明言諸侯設幬大夫以幬是諸侯大夫亦用椁矣何爲言天子以椁哉棺之有紼凡棺皆然故送葬者必執紼豈繫於輴經言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則帷專屬於士無疑檀弓又云君於士有賜帟是有賜亦用帟不帷而謂大夫以上本有帟者尙設帷耶後世殯禮旣

已不行而考古者僅得據注疏爲說他無可證故畧爲之辨說如此

雜記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注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孔疏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襲明日朝踊又明日朝踊爲四日晚小斂時又一踊爲五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

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又檀弓云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孔疏曰士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凡三日爲三踊大夫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一至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

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朔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今案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據此則斂時凡有七踊小斂大斂皆然何得云小斂大斂各爲一踊且問喪言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士喪禮言小斂主人馮尸踊無算奉尸俠於堂又踊無算大斂遷尸主人踊無算奉尸斂於棺踊如初設熬乃塗踊無算是小斂大斂之日並不止一踊且其踊皆無算又安得如注疏所說乎陸農師則謂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

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是以日數而言然士喪自既殯後有朝夕哭其徹宿奠設新奠丈夫婦人視祝與執事者之升降以為踊所謂要節而踊者無日無之豈止限以三五七哉竊觀經之所陳有言踊無算者有言成踊者有言要節而踊者有止言踊者大抵哀極志懣則無算其有數者所以為禮以其為禮而踊故謂之成踊成踊者三者三每踊三跳三踊九跳也止言踊者一踊三跳也要節而踊者視奠之升降亦一踊三跳也每踊以三跳為節而三者三謂之成踊此卽士之三踊則公七大夫五者亦皆謂其每一踊以七跳五跳為節也惟其為禮而踊異

於哀極志濔故可以數計而所謂成踊者大都皆與賓客
爲禮也若孝子自致其哀則並是無算如注疏說凡踊皆
以三踊九跳爲一節將孝子且踊且數抑相禮者代之釋
算耶

大夫士死於寢之適室殯於寢之西階則殯宮卽是正寢
但寢是生人所居殯爲尸柩所瘞故始死稱寢尚望其生
以生人事之士喪禮未襲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將
小斂陳一鼎於寢門外喪大記亦云大夫於君命迎於寢
門外又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又云其無女主則男
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時未斂並以生人之居名之旣殯

則直謂之殯士喪禮既筮宅獻材於殯門外既夕哭陳鼎如殯將啓二燭俟於殯門外以異於生人不得復以生人所居目之也經記之文不苟如此惟中閒君若有賜而視大斂其於君至云巫止於廟門外卒奠云君出門廟中哭此卽正寢而謂之廟者先儒並云凡宮有鬼神曰廟於是皆以殯宮爲廟夫廟與殯異非可混稱卽曰神之亦當在既殯既葬以後此時君甫至尸尚在堂安得遽以鬼神事之乎考經文獨於此處言廟是廟之名繫於君之視斂非凡死者所處皆云廟也蓋古者君臣之分辨之甚嚴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君亦無入於臣家之事有所適則舍於

其臣之祖廟故周官䍐人凡王弔臨共介鬯注以尊適卑曰臨而曲禮言凡摯天子鬯又言臨諸侯畛於鬼神謂以鬯爲摯而禮其鬼神明其所臨適之處必皆是廟有鬼神之所今此弔喪雖在殯而以尊君之故猶曰此臣之廟故君可入焉若其家則固非君所入也是以特變其文於門稱廟門於宮中稱廟中以此尊君非以此尊死者不然一篇之中胡爲而忽寢忽廟也哉

天子諸侯殯皆在廟故曾子問言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其必藏羣主於祖廟者以將殯於其祖之廟不得不虛之也

然殯於其祖之廟則亦遷其祖之主於太祖之廟可耳乃並藏羣主者蓋體祖考之心爲子孫而變不獲寧居不忍散祭因卽以此而殯死者於其廟泯其入據之迹卒哭成事而主復反則以其柩既葬且踰數月哀亦少殺宰宗人將攝行時祭而有事於此不可以久曠也然柩既殯於其祖廟而周禮將葬又有御匶朝祖之事者蓋朝於太祖之廟也天子事七廟諸侯事五廟今因羣廟之主並在太祖之廟就而朝之先儒謂五廟朝以五日七廟朝以七日誤也獨是既殯於廟而檀弓何以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所以先儒並據士禮朝廟卽葬以爲天子諸侯亦

然不知左傳明載定姒之喪不殯於廟爲不成喪又僖八年致哀姜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也葢天子諸侯之禮與大夫士不同而殷禮又與周禮畧異殷之朝而殯於祖者謂未殯之前先朝而后殯周則先殯於其祖廟將葬乃朝於太祖耳先儒誤以太祖卽祖禰之祖遂疑殯廟與朝廟不可並行而於左氏所云多爲曲解服虔以廟是殯宮鄭康成以春秋朝廟爲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杜預謂不殯於廟乃不以殯過廟而朝是經文本明反因傳注而晦也

雜記載諸侯大夫士客死於外還柩以殯之禮其於諸侯云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惟輤爲說於廟門外其

於大夫士則云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
適所殯同是殯宮之門而一稱廟門一止稱門則以天子
諸侯之殯必在廟也若謂殯宮亦可稱廟則大夫士何以
不言入自廟門乎以此愈知殯宮不得以爲廟而言廟者
必其禮之實行於廟者也
曾子問載君出疆而薨其還殯也曰入自闕闕謂闕門即
春秋所謂兩觀周禮所謂象魏也古天子諸侯皆殯於廟
而闕爲廟之外門故柩還從此入升西階以殯何以明之
穀梁言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
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則廟在闕內可

知入自闕則其殯於廟亦可知矣鄭注乃以闕為毀宗疏釋之曰柩入宮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知闕為毀宗者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夫以毀牆為闕義既牽强而檀弓言毀宗躐行為殷禮雖屬葬時而既是殷禮則周固無此事乃復為之說曰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之相變尤杜撰而迂曲殷之毀宗為常禮此屬變故奚為必以此相例且雜記亦載諸侯行而死之禮正與此同其文曰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入自闕與至於廟門互文相見明是殯廟不毀牆則又正見柩車從門闕進不用毀牆經意顯然自誤以闕為牆之空闕而於不毀

牆之義遂不可通復曲為之解謂牆是裳帷乃柩車之飾然果屬牆帷經何不質言之而以牆代卽以既夕有巾奠乃牆之語檀弓有飾棺牆置翣之文是帷荒之屬亦可稱牆但本經之文前後皆謂之輤不應此獨變之且亦不過脫與不脫之異何以謂之毀乎則曾子問之闕是門闕雜記之牆是垣牆如字以訓義固明而理亦順也

曾子問言君出疆而薨還殯之禮其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此死者已大斂故已成服而卽入廟以殯也其又曰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此死者未大斂故未成服未

朝適廟而殯入自門者入自寢門也升自阼階以侯大斂君如此大夫士亦然故曰君大夫士一節也明未大斂者君與大夫士同既大斂則君與大夫士異何者君之殯在廟大夫士之殯在寢君之殯以輴大夫士之殯以肂是以雜記於諸侯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輴爲說於廟門外於大夫士云至於家而說輴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是君大夫士之殊葢在廟則升西階在寢則升東階士喪朝禮亦升西階諸侯之入自闕升自西階其爲殯廟益信禮各有辨惟未大斂歸則皆歸於寢故入門升階之節並同疏以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則君五

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殯豈一節哉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六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紀

既殯之後有朝夕奠有朔奠有薦新而既夕記又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葢朝夕之奠雖以象朝夕之食然其所奠唯醴酒脯醢而無黍稷則近於神之而非如生人之事孝子事親雖亡如存其生時所爲具沐進盥朝夕饔飧之節不以死而廢故殯宮之正室既有朝夕之奠而燕寢之下室復有燕養饋羞湯沐之饌然謂之饋不謂之奠則其禮殺於奠可知葢以黍

稷爲主而他物取便猶生時之唯所欲也故朔月若薦新有黍稷則不饋於下室注疏以及諸儒無異議者惟萬季野謂下室卽正寢之室燕養饋羞湯沐如他日者卽朝夕奠之事力辨注疏諸家之失其意以下室之奠不見於經僅見於記注疏言朝夕之奠無黍稷下室之饋有黍稷因疑其禮盛於朝夕之奠輕者詳而重者畧無此作書之體又以敖氏據禮居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下室之饌使人爲之孝子不親視因謂祭奠之禮必先聚子孫之精神然後能聚祖考之精神此奠孝子不親必無此禮且以正寢之奠本以棲神謂神不在正寢則朝夕亦不必設

奠謂神既在正寢又何爲於燕寢奠之其言甚辯崑山徐氏亦謂卽指室中朝夕之奠初非別奠於燕寢如果有其禮則經文必言之經文不言可知其必無此禮此其立論皆由誤認饋之爲奠不知饋與奠殊饋主米飯如生人之日食經以其殺于奠故畧之而別見于記今以爲卽奠且以爲盛奠是自誤會經旨反斥前人之謬不可也惟其饋而非奠故雖孝子不親視亦可而旣奠正寢又饋下室則正所謂旣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奚爲其必在一處也況喪大記有云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卒於下室適寢爲正寢下室爲燕寢明分兩處則又安得以下室之

饋即正寢之奠哉

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鄭注但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敖氏則曰君命及衆賓謂弔者也拜之者謝其弔已也徐氏因注加惠之語則又以所謝者專指曾來賵賻之人言之夫孝子初喪當在苫凷之中奉朝夕之奠豈宜離喪次而拜人即古之仕者不出本國無過都歷邑之从然葬而君有賵贈賓有賻奠及反哭賓又弔焉又曷爲其不一往拜謝之哉然則禮之所以汲汲焉成服而即著此節者何也葢以君命爲尊衆賓因君命而連及故曰拜君命及衆

賓明非拜君命則必不拜衆賓矣君命者何謂君之親來視其大斂卽前經所云君君有賜焉則視斂者也然視斂何以爲君命蓋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而君在阼階則君方爲主臣不敢自遂其私故君升之後哭尸斂尸撫尸視殯視塗視奠凡六節每一節畢主人卽降出於門外以示不敢遂事而君必命反主人行事一若已之所以得遂其送死之事而伸其爲子之情者皆君命之賜故三日成服而急拜焉君命卽君反主人行事之命衆賓則公卿大夫之從君而來者因拜君而及之若君不親視斂則一切情禮已得自遂矣所得君命而拜況衆賓乎注

說未詳及此諸儒亦並莫明君命之爲何而後世踵門謝
孝之舉遂皆藉口於此經矣
既夕記主人乘惡車文次於三日之後朔月之前以有君
命當拜者三日即往拜之則乘此車故記於此實則他有
故必不得已而出者亦乘此車非專指拜君命而言也記
又言主婦之車亦如之者則因言主人之喪車而並及主
婦亦謂其有故而行所乘之車皆如主人唯疏布裧爲異
耳非謂主婦三日成服亦即出門也敖氏乃云主婦乘車
而出者拜夫人之命及女賓之弔是三日成服而主人主
婦各舍其喪次以僕僕奔走於道塗豈禮也哉此由不知

拜君命爲何事遂杜撰此禮耳
檀弓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孔氏正義布班也殯後十日
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
故須豫暴之也然據鄭注言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是鄭主
後義且以布爲班布告下覓之亦復迴曲故陳氏集說直
云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今案士喪禮筮宅之後云旣井
椁主人西面拜工夫拜工以謝其勞明椁之刊治已成故
不言材而言椁曰旣井椁是已成猶未即用而井構之以
俟其乾筮宅不必定在殯後十日則旬而布材未井椁不
得即謂布列以暴也禮又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綪

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此指明器而言形法定曰素飾法畢曰成獻材與哭椁同在筮宅後獻素獻成又在獻材之後則方獻之時未素未成故但謂之材而

主人不拜工經于明器但言如哭椁無拜工之文鄭注謂亦拜工者誤此時未成豈先謝乎明器之材既此時方獻則旬而布之更不得為分列而暴乾之矣蓋椁材重於明器當夙備旬而布之謂於殯後十日即布之於工使其沐治既成而并構以待其乾明器之材不必夙備而亦於殯後十日布於工者使之擇其可用與否故既哭椁工以其可用者獻主人徧視而哭之不拜即既成亦然以其輕於椁也同是布木於工而一是已擇者使

之治一是未擇者使之擇則布止是須布之義非告覓之謂亦非豫暴之謂也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注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其法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冢人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此天子諸侯大夫士族葬之法也墓大夫職云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

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此萬民族葬之法也其所為昭穆之序封樹之等皆於未有死者之前豫圖其形勢及兆壟之處而謹藏之後有死者依圖授地無所選擇而士喪禮有筮宅之文云若不從則筮擇如初儀既夕記云筮宅冢人物土孝經亦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物其土則有美惡卜其兆則有吉凶有美惡吉凶則有避就棄取是即後世風水之說所起而與周禮所言有一定之所者不合先儒皆依文訓之未嘗深論其故故或疑二禮之不相通不知地域有限世數無窮族姓蕃衍豈能盡限於一地族葬之法蓋與宗法廟制相權衡自高

祖以下至於元孫之親謂之族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服窮於緦則墓之族葬者亦當盡於五世而更爲之始周禮所言正其位有一定者據五世之內言之儀禮所云筮宅者自第一世言之是以喪服小記曰祔葬者不筮宅祔葬指五世之內先有地者而言即周禮家人墓大夫之所掌以昭穆爲左右以尊卑爲前後有一定而無庸筮擇所以補儀禮經記未備之文也先儒誤以祔葬爲合葬二禮遂不可通矣

祔葬猶之祔廟族葬之法以昭穆爲左右後葬者從其昭穆之次祔於先葬者猶廟主之祔以其班也若男女同穴

則謂合葬不謂之祔上世夫婦葢各擇地而葬周公制禮爲族葬男子以昭穆祔婦人亦然故檀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葢祔記者以當時或疑三妃之葬與舜異處是舜巡守而死三妃未從之故不知上世皆是如是故武子正之曰周公葢祔言婦人祔葬之禮周公實始爲之然祔葬之法有二以昭穆爲左右固也然或同昭或同穆則並列一邊以男女言禮當有別故衛人之祔也離之謂同在一邊男皆從男女皆從女也以夫婦言義取齊體故魯人之祔也合之謂同在一邊而婦皆從夫各爲匹偶孔子曰善夫謂二者各有義理皆可

法也但魯是周公之後魯人之祔合之故季武子又言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則衛之祔離之者衛因殷墟其殷禮然與先儒誤以祔爲合葬則衛人之合離之魯人之合合之文意難解鄭注謂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孔疏謂離之以物隔二棺之間合則并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然所隔何物經典絕未之聞且如所言是二棺並置一椁之中必同時共葬方可否則葬之先後久近莫定豈後葬而開先葬之椁乎若豫爲大椁以待後葬則古人言椁周於棺豈有虛其半以待之理苟一人而有數妻將虛者不止於半而開亦不止一次矣或久而其椁已朽將

更易其椁乎抑仍其朽而不易乎此崑山徐氏所由詆徐伯魯之說爲不通也一椁而兩棺共之聲徐伯魯之說然注疏所云即是此義徐氏獨詆伯魯亦非然徐氏所自爲說謂以兩椁相隔而不並謂之離兩椁相並而不隔謂之合所隔者亦不明指何物則猶之注疏之言耳若孔子善夫之歎據文未嘗言魯注疏安得專以善魯爲詞依陳用之作皆善衞爲是但其說魯衞之祔以祔廟言離之不親爲尊尊之義合之不尊爲親親之仁則祔廟之禮各以其班昭穆各自爲廟何以著其爲離爲合而有魯衞之別乎

祔葬者不筮宅故筮宅之命詞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

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基始也謂度此地以爲幽居兆域之始後世子孫皆將祔葬於此無有艱患也其卜日則專爲新死將葬者言之故命之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成也春秋考仲子之宮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居室成曰考墓爲幽宅其成亦謂之考降窆也即下棺也人死魂升而魄降故古者死謂之陟而窆之亦謂之降鄭康成訓考爲登因爲迂曲郝仲輿以考爲稽張稷若以考爲父亦皆未確近悔者指及身而言如孔子之防墓崩王季之水齧而見前和之類敖氏以爲不克葬言之亦非

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此言大夫之喪卜宅及日之事大宗人小宗人注無明訓皇侃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孔穎達因以大宗謂大宗伯小宗謂小宗伯劉彝則又疑大宗人是都宗人小宗人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今案士喪禮卜日有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又云宗人告事具又云宗人受卜人龜示高又云宗人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授卜人龜負東扉又云宗人受龜示涖卜此即雜記所謂宗人命龜之事然是士禮則豈

必其君之職來爲之者是不特非大小宗伯亦不得爲都家宗人也且士冠禮筮日亦有宗人告事畢之文鄭注宗人有司主禮者而特牲饋食禮宗人之獻與旅齒於衆賓則此宗人即與彼無異其卜日以宗人命龜以族長涖卜涖卜即相禮之事鄭注族長云有司掌族人親疏者則士之族長猶大夫之大宗人矣二者皆是有司爲大夫士之私臣安得以君之職當之哉

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故禮筮宅卜日主人皆免絰猶檀弓言弁絰葛而葬交神之道有敬心焉者也然僅免絰而已其冠衰帶屨仍是純凶不可以命卜筮故筮宅則立命

筮者卜日則立族長以涖卜立宗人以命龜以代主人之事旣代主人出命正與神交則雖私臣不得不純吉以將其敬主人不敢盡變代主人者可以盡變也是以士喪禮言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占者之服未有明文惟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又云如筮占者朝服蓍占者傳神意以告則亦必用純吉之服以表敬焉卜之作龜灼兆者爲卜人筮之掔筮布筴者爲筮人亦謂之史其爲公臣私臣無明證據鄭注士冠禮筮人有司主三易者注少牢禮史家臣主筮事者則亦私臣也其服則雜記云史練冠長衣以筮考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

受謂主國君薨或夫人世子死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服此以受則此此是以凶接吉之服史受命示卦與彼吉服者接故同於大夫攝君受聘之服若其他布席執燋凡羣吏之有事者通謂之有司雜記言服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緌以其不與神交不必純吉而從主人以有事主人既免絰則又不可以純凶故其服在吉凶之間史近於神其服吉多而凶少有司近主人則其服吉少而凶多此所以別也記者於卜見有司之服則筮之有司亦然於筮見史之服則卜之卜人亦然各舉其一義可互見鄭注誤以有司爲卜人又以有司之服半吉半凶指筮史之服

全凶疏因附會爲輕筮重卜之義鄭氏又謂史卽卜人爲公臣有司爲私臣練冠長衣爲吉服有司之麻爲一句謂首絰衣布衰又爲一句是衰衣成布者夫當卜筮之時主人且已免絰有司卽私臣豈反重而加絰卽練冠長衣見於經者此及聘禮而已皆是以凶接吉亦豈得遽稱爲吉服也哉

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此以祖考兼言卽既夕記所謂其二廟則先朝禰而後朝祖者也儀禮本經但著朝祖之禮先儒並謂據一廟者言然祭法一廟曰考廟但祭及其禰不

得及祖而經乃云祖廟何哉注疏謂下士一廟祖禰共廟上士二廟祖禰異廟經言下士記及上士然廟無二主安得祖禰共之且廟必有名共廟何以為名乎敖氏則謂士之先世或為大夫而有三廟至後為士則廢其一而但存二廟若先世無為大夫者則惟一廟而已然一廟寖止及禰何以及祖禰考本經所言為士禮士有適庶之分先王廟制宗法常相依庶士一廟雖以貴貴之故得事其禰然身為庶子非繼禰之小宗則禰之主在小宗之家適士二廟雖亦以貴貴得及其祖然身止繼禰非繼祖之大宗則祖之主在大宗之家凡此適士庶士雖得立二廟一廟而

朝祖則必至於宗子之家以已之祖廟無祖之主也然死者之神以祖爲依奉其柩而適大宗之家者唯朝祖而已不及禰故經但言祖廟若身是大宗則祖禰之廟皆在已家而由家以入祖廟經於禰廟故亦朝焉而禮殺於祖亦以死者之神當依於祖則記所云其二廟先之禰而後之祖者正指此此身爲大宗者言之先儒不察乎此經記之言遂多抵礙也

記言有二廟者並朝祖禰注疏分以二日敖氏謂同在一日朝禰奠畢卽適祖今考朝禰之禮與朝祖畧同所異者朝禰之重不入正柩不以夷牀奠不設巾耳以此三事推

之則敖說爲是葢其時暫而不久故得如此若隔一夜以俟明日則夷牀雖可以輁軸代而重豈宜不入奠安得不巾乎

雜記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鄭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葢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又檀弓載有若言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

九是遣車以載遣奠之牲體得名旣夕禮遣奠後有苞牲取下體之語而不見遣車之文者疏謂大夫以上有遣車士無遣車則所苞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今以檀弓所云證之知疏說爲是然上文朝祖時有云薦車直東榮北輈敖氏遂謂薦車卽是遣車而未詳著其說近儒萬充宗乃深據之以爲朝祖之明日薦乘車道車槀車於廟爲遣送死者之車故亦謂之遣車國君七乘大夫五乘以禮差之士遣車正當三乘先儒不察釋遣車爲從葬之車其制甚小載遣奠包牲置於椁中之四隅不思從葬之車謂之塗車孔子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則知此禮

陳明器時塗車亦在陳中而此三遣車則載皮弁服朝服簑笠之類葬事畢則斂衣載之以歸檀弓著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譏其以大夫而用一車為儉其親也若果三車非遣車而别有載遣奠包牲之車則下文言行器何以第云茵苞器序從不言載苞於車乎此其說甚辨若可聽者而實則疎舛而非確也盍儀禮雖不著遣車而周禮有之巾車職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者陳而無實用之謂行之謂以人行之盍輓以如墓若遣車即薦車則薦車有馬以駕而口行之不可解矣又校人職云大喪飾遣車之馬既葬埋之盍馬亦象似為之若芻靈之類如謂即薦

車之馬則是生馬而曰埋之更不可通矣且此遣車之制雖甚小而與明器之車不同明器之車謂之塗車蓋以泥塗爲者周禮謂之鸞車冢人職云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以其與象人並言知其爲明器之車鄭注以爲即遣車者亦誤遣車以載遣奠得名明器之車則取象生時所有而不必有物實之明器藏於椁外見之旁遣車置於見外椁內之隅也儀禮以士禮不得有遣車故既窆之後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而其先遣奠禮畢但云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不言載苞於車亦並不見遣車之字義各有在安得以鸞車當遣車且以遣車混

明器之車哉

薦車三乘以載皮弁服朝服簑笠薦者進也言將行而先進陳之也馬以駕車故亦於朝祖之日薦之經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注駕車之馬每車二匹則馬凡六匹交轡夾牽則圉人十二矣又云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疏謂主人哭踊訖馬則右還出皆以哭踊屬主人言敖氏則謂哭踊是圉人與御者今案本經凡哭踊之節皆著主人之字此經於圉人夾牽御者執策之下卽繼之曰哭成踊不言主人則非主人明矣而哭成踊之下又

卽繼之曰右還出出者爲御者圉人則哭者亦卽是御者圉人矣且雜記言大夫之喪云旣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正與此同而於哭踊出之上特加薦馬者三字似正恐哭踊之混於主人而申言以爲別者葢圉人御者皆士之私臣臨喪各致其哀猶喪大記所云斂者旣斂必哭士與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也注疏之義葢視敖氏爲疎

柩車將行設大遣奠卽周禮小祝職所謂道齊之奠者遣送也齊亦送也謂送道之奠也旣奠苞其牲之下體隨柩入壙儀禮謂之苞卽周禮量人職所謂奠竁之俎實竁壙

也言其奠之於壙也然小祝言設道齊之奠下文云分禱
五祀先儒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復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
王之去此宮中儀禮但著苞牲並無分禱之事鄭注謂士
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疏釋
之曰俎釋三个者羊俎仍有肩胣兩段在俎豕左肸豚解
今折取外仍有四段在俎通計之爲俎釋三个留之爲分
禱五祀今案小祝所云爲天子之禮士恐未必有此然士
疾病將卒記亦有行禱五祀之文則其喪將行或亦有告
但儀禮經記無明文不可知也
遣奠苞牲之禮據雜記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

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是以在家為父母去則為賓客故為此禮以致其哀然其實義不止此蓋自始死卽牀而奠以依神明日而小斂有奠又明日而大斂有奠既殯而有朝夕奠朔奠薦新之奠皆先設新奠後徹舊奠及啓而朝祖昨日之夕奠亦由殯宮從至祖廟設於柩西既設祖奠乃徹從奠既設大遣奠乃徹祖奠凡以孝子於其親之神不可須臾無以依之也今遣奠禮畢柩卽適墓故包其牲體以從而既葬而虞則謂之祭以神事之奠

之事自此畢故埋之於壙猶之未殯尸東既殯室中朝祖柩西之意也然則曾子之言特因或人有既食裹餘之疑彼淺夫不達禮意姑以大饗之事答之未暇與之深言耳然壙中之物明器之外有苞有筲苞裹牲體筲以盛黍稷麥其所以復有筲者猶殯旁之設熬也當時周衰禮壞見遣車載苞疑苞筲爲一類因之有以遣車並載苞筲者是以雜記言遣車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以爲載苞取諸奠其物牲體猶脯醢之意而已粻卽黍稷麥之屬非喪奠之物則雖入壙唯以筲盛之而不載之於遣車今並載之於遣車故爲非禮注以死者不食粻釋之亦

失其義

儀禮曰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案所知兼知死知生而言賓賵所知而上文賓賵之後又曰若奠言有賵固可不奠而彼若奠亦弗禁也但所知不同有專知死者則贈死而已有專知生者則惟賻於生是以擯者請賓而又有若賻之節不必其皆賻也然賓之賵奠贈主人皆拜受於位不出賻則主人出門左西面拜受之者以賻之物施於生者賓不入門而致主人不得不出門而受少儀曰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此之謂也

尸柩既窆之後禮稱賓土三主人拜鄉人卽位踊襲如初乃反哭而雜記言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是主人常賓土卽歸不待盈坎使鄉人之四十者視之則拜之者蓋託之以盈坎之事而非僅如賈疏所云謝其在道執紼在壙下棺及賓土之勞也然所以主人不待盈坎而賓土卽歸者以葬之事成於旣封周官小宗伯職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注成葬卽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明旣封卽是成葬盈坎乃成墓也其祭之者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以安之卽今冢禮后土之祭天子以宗伯士以有司故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蓋卽在尸柩

既封主人賓土之時葬畢而歸得及日中故又繼之曰反日中而虞反即有司奠畢來反也但檀弓言葬日虞而儀禮止云日中而行事其記又云始虞用柔日辭稱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敖氏謂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云夙興夜處則始虞與葬不同日今案夙興夜處不寧言孝子之哀思自始死至葬皆然固不足以為虞非葬日之證特葬日經言卜不著其為剛為柔即據禮內事用柔日葬亦內事皆用柔日而道里有遠近必限以葬日限以日中恐未必悉皆如禮竊意檀弓所云以葬於近郊就其常者言之而儀禮則通乎遠而不能及葬日者與

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故孝子於親之葬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而反必先哭於祖廟然後適殯宮者蓋以親之棺柩先從祖廟而出固疑其神之在是而自始死設重以依神遣奠禮畢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未嘗從柩適墓止在祖廟之門外則亦不得不先於此求之且親既葬將祔於廟則又疑其神之先已在廟而坐起於斯飲食於斯也故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此所謂如疑也檀弓言反諸其所作反諸其所養並同此意作猶起居動作養卽飲食注以作爲親所行禮養謂親所饋食以親生時所有

事於廟言似猶未盡然其言反哭在廟則自來諸儒無異義也惟近儒顧伊人著辨以反哭在寢闢在廟之誤謂其時主未入廟寧有向祖禰哭踊之理不知經文於反哭之後送賓之時明言遂適殯宮則其先哭之非殯宮必矣至所引開元政和禮及書儀家禮並載哭於家之靈座則以後世將葬無朝祖之禮故反哭遂止於家不之廟豈先王制禮之舊乃崑山徐氏有取其說亦謂反哭當在殯宮則曷不思禮於啓殯之後固有朝祖一節也乎

三虞卒哭之祭先儒皆謂在殯宮行之愚竊以爲不然考士虞禮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記云陳牲於廟門外又云

殺於廟門西又云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先儒以鬼神所在曰廟故殯宮亦有廟稱然經於凡廟寢必別而言之惟君視大斂於殯稱廟此爲尊君之故以君不入臣家而可舍於其廟故假借言之以著其異其他皆不如此故啓殯之在殯宮無可疑者猶曰二燭俟於殯門外即云已葬或得神之而反哭在葬後亦曰遂適殯宮不謂之廟也喪服小記云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此並在已葬之後而曰家曰宮亦不神之而稱廟惟問喪云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文承反哭之後在成壙居廬之上故注直云此說虞之義然殯宮

卽可以言廟必不可以言宗廟何者宗廟以宗法得名宗之所在卽祖之所在宗廟猶云祖廟禰廟且不可言宗廟况殯宮乎士虞禮曰主人卽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夫反哭在廟也若在殯宮則當如啓位啓位與朝夕哭位同殯宮與祖廟其位各異此言如反哭位不言如啓位足知虞之在廟不在殯矣雜記云重旣虞而埋之夫始死卽立重以依神柩朝祖而重從及大遣奠畢甸人抗重出於祖廟之門外道左倚之旣不從柩以適墓及反哭於廟遂適殯宮重仍在故處不反於殯則以神之所依依於廟也故旣虞而卽埋於所倚之地虞祭本

爲安神必當從重若重在廟門外而虞於殯宮神何所適
從乎蓋人之一身體魄精神二者而已骨肉斃於下陰爲
野土故墓以藏之而魂氣發揚於上無所不之易稱游魂
爲變傳言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孝子送形而往迎精而
反汲汲焉爲之立尸虞祭使其有所依歸檀弓曰葬日虞
弗忍一日離也又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
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離謂離其家歸謂歸於廟
將葬而朝於祖既葬而反哭於廟並是此意虞者度也孝
子彷徨疑度死者之神往歸於祖不他適也故三虞之辭
皆云適其皇祖而始虞曰祫事祫之爲言合也欲其與祖

合也再虞曰虞事度其果與祖合否也三虞曰成事知其能與祖合而所虞度之志得成也於是爲卒哭之祭稱成事而告以祔期祔畢而餞尸明日而升祔卒殯宮無時之哭受以葛變麻之服非生者之哀頓殺以死者之神得所歸而安也若以廟即殯宮則寢乃生人之室非死者所安前此尸柩在此所爲朝夕之奠燕養饋羞湯沐之饌皆以生人之道事之今尸柩既不在寢則魂氣亦必不依於寢故經於反哭之後云猶朝夕哭不奠哭者孝子之自將其哀不奠者以親之魂氣不在於此不得復以生人之事事之也夫喪事即遠本無去而復返之理而廟貌嚴閟祖孫

氣遊死者有依歸之樂豈宜復褻之於生人羣居之地況殯宮西階之上前爲肂坎而葬日卽虞虞禮一篇其主人尸祝及賓執事者升降皆由於此雖尸柩既葬坎應遂塡然爲時未幾卽於其處往來踐蹈亦非所以致其哀敬則又愈知其必不在殯矣是以喪服小記云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堂室並言不分殯廟見虞祔之同在一所又云無事不闢廟門哭皆於其次語接除服易服之下是以葬後言之以三月卒哭緦服皆除而未除者則有受服此時既卒無時之哭雖朝夕哭皆於其次以無事神尙幽靜不辟廟門與於葬前朝夕之哭皆闢殯門故特著之明

殯門與廟門不同以人道事之猶生人之居寢故朝夕哭而闔其門以神道事之則雖哭以自致其哀惟於次而已廟門不敢闔也

三虞之後復有卒哭之祭以祔期告於死者故其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蓋前此孝子之心欲其親之神依於祖虞而度之未知安否及三虞而其志可成因稱成事以告而既獻未徹餞尸於門外謂死者之神既與祖合前此所立之尸以虞度其合否者既合可以不用則餞而送之因之丈夫脫絰帶婦人脫首絰而卒其晝夜無時之哭卒哭爲生者之事非祭名而因祭而爲

卒哭之節則此祭於死者爲告成事於生者則爲卒哭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卒哭成事一也儀禮既夕篇末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則既葬之後三虞也卒哭也祔也凡有五祭特因禮之所載既三虞卒哭連文而三虞卒哭之祝詞又並云哀薦成事敖氏遂謂三虞卽是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卽三虞之次日爲季野極主其說因著辨闢注疏分三虞與卒哭爲異祭之非然據雜記所言則虞顯與卒哭異牲且又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

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若以末虞卽是卒哭則於士禮可通而諸侯大夫葬與卒哭不同月虞在葬後末虞不能遲至兩月之久也蓋虞之取義爲虞度之意三虞之詞稱成事者謂度其事之成否也卒哭之詞稱成事者謂事已成而告之也儀禮載卒辭云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明以祔期告之與三虞之但云適爾皇祖者不同則卒哭自爲卒哭非卽三虞可知其又曰其他辭一也經因顯指成事同于三虞之故矣若謂祭不欲數旣有三虞不宜更設卒哭之祭則三虞方是虞度卒哭乃告

成事豈止多此一祭即嫌其數若謂既別以卒哭爲吉祭宜別有吉祭之禮胡爲亦同之於虞則記固云獻畢未徹有餕尸之事異于三虞經所未及記特詳之不得謂其盡同也惟是檀弓言虞而立尸而儀禮記有尸饗祭之禮則或其儀亦有從殺者故又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是葬而虞即以虞爲卒哭者蓋亦有之其云將旦知在祔之前夕云薦則又知其畧于祭不爲卒哭之正禮但於虞祭之夕薦脯醢而告以祔期大抵殤與無後者如此故記者更端復從死而殯殯而葬言之注疏以薦即卒哭之祭則上文已具不宜復贅若卒哭而又有

薦則卒詞已告以祔期此爲再告亦屬無謂敖氏以此在三虞之夕告祔之禮則業已餞尸其事已畢又胡爲此瑣瀆哉

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鄭注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而檀弓又云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孔疏卽援此此爲義云上虞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卽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

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蓋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此經謂之變者儀禮謂之他其義一也今案禮於既葬反哭之後明言猶朝夕哭不奠則是朝夕之奠以及朔奠薦新皆已不設檀弓所謂以虞易奠者也而未吉祭則猶未以吉祭易喪祭喪祭止於三虞今言虞卒哭間別有所祭若據儀禮如初之文將如三虞之喪祭抑如卒哭之吉祭乎且虞與卒哭異月者不唯速葬者有之即常禮亦有之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既葬而虞虞去卒哭且兩月此諸侯大夫之常禮不得以變言也使必

謂不忍其一日未有所歸遇剛日亦必行接祭之禮不幾於數而煩乎若謂專指士之變禮而言則又何以諸侯大夫虞卒哭之間其日倘睽乃可無祭而獨於士謂不忍其一日未有所歸也况卒哭之所以異於虞者僅告祔餞尸二節而已今未卒哭固不得有告祔餞尸之事將一切皆如虞禮是柔日既虞剛日又虞士豈止三虞諸侯大夫亦不止七虞五虞矣經既著有如初之文又何以為别而曰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耶由此觀之既虞而未卒哭其間必不得有祭何者以其祭之禮不可同於奠不可同於卒哭亦不可同於虞固不特其祭之無名已也蓋未葬

以前事之如生故有饋奠及旣葬則以神事之虞以求其
神之所安至三虞則知其能合於祖而事可成因埋重而
立主謂神之依於是也但未卒哭未告以祔期耳夫旣知
其神之能依於此則雖未告以祔期而神已有所託處神
尙幽靜豈宜屢祭以瀆之至卒哭則不得不祭以祔期當
使死者知也祔必於卒哭之明日者以旣告則必成之以
妥其心也然則士虞記所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
者他猶別也更易之辭謂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葢始虞
云用柔日再虞云皆如初是二虞並用柔日間日一舉三
虞則用剛日與二虞相連卒哭亦剛日而與三虞復間一

日所以然者虞是喪祭祔是吉祭三虞卒哭則自凶趨吉之祭故別用剛日以異之而其他禮亦皆如初也至檀弓所言變而之吉祭者變猶易也卽上文以吉祭易喪祭之謂也以虞祔相較則虞爲喪祭祔爲吉祭以虞與卒哭相較則卒哭有餞尸告祔之儀卽亦吉祭與喪祭交代之際矣又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是日卽卒哭之日言自卒哭相連比以及於祔必於此卒哭之日接續而不間斷卽上文明日祔於祖父之謂也葢內事用柔日故始虞再虞皆以柔日行之三虞卒哭以其爲吉凶交代之際別用剛日祔則仍用柔日之常此柔日與剛日正是相接若

亦用剛日則不特非內事所宜而中隔一日不得相接是
檀弓所言乃以明祔所以必在卒哭之明日者取其相接
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注疏之言殆不足信
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言始死之時
設重以依神既葬而虞之後則有主重非即主以其依神
故曰主道言有主之道也殷人亦是虞後作主而其主綴
聯於重仍置殯宮此殷之所以練而祔也周人既虞作主
則其重遂徹故周卒哭而祔然主之作據左傳似在祔廟
之時而公羊言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亦云喪主於虞
吉主於練則又似在虞祭之日且練而易之今案雜記云

重既虞而埋之重與主皆以依神方虞之時其重尚存不宜有主三虞之後重已入土主豈宜遲則主之作蓋在三虞之後卒哭之前公穀言虞主者謂既虞非謂方虞左氏言祔而作主謂將祔非謂方祔公穀以虞稱仍乎前事之詞左氏以祔著表乎後事之詞語雖若異而義實相通不然方虞何以有主方祔又何以始作乎若練而作栗主經雖未有明文然廟則易檐改塗而主之更桑爲栗取其堅可久藏理當有之左氏葢畧而未及與